

第一集

東北問題

馬宗鄉署

951
FSC

東北問題彙刊序

國難日亟，其來有自，圖謀補救，不容或遲。斯刊本實地之經歷，爲精確之立

論，非特將最近事變，輯爲始末，彰明是非，而於日人謀我之詭計，尤有詳密

之調查，作深刻之研究。語云「知己知彼百戰百勝」，斯刊度我料敵，旣已鉅細

靡遺，其殆爲抗敵救國之準據乎！蒐集論著，深佩熱心之作者，明恥懷奮，敬

敢期望於國人！

寧 恩 承

東北問題第一集

目 錄

- (一) 發刊詞 吳貫因(一)
- (二) 中國與日本清算一筆總賬之時機已至 趙明高(五)
- (三) 敬告日本教育家及實業家 東北大學教職員全體(一二)
- (四) 九國條約之拘束性 印永法(一八)
- (五) 東三省果爲日本之生命綫耶? 蕭純錦(二八)
- (六) 近視之日本軍閥 安文溥(七五)
- (七) 東北大學教職員上張校長學良書 東北大學教職員全體(八二)
- (八) 日本政治上之階級性 吳貫因(八四)
- (九) 關日人所謂東北民族自決 曹國卿(九二)
- (十) 關日本所謂東北民族自決 胡德潤(一〇〇)
- (十一) 國際公法與公約下之東北事變觀 趙明高(一〇六)
- 一、東北事變日本應負全責
- 二、自衛權與派兵保護僑民權行使應有限制

目錄

二

- (十二) 蘇聯與日本.....
陳慶多譯(一五一)
(十三) 建議於國聯調查團者.....
印永法(一五六)
(十四) 附錄國難文學.....
吳貫因編(一六二)

發 刊 詞

吳貫因

東北淪陷，垂五月矣：故國遺黎，悲見禾黍，渡江名士，泣於新亭，覩破碎之山河，烽火頻聞，流亡載道，凡屬國民，苟有血氣，誰能忍此！此正宜賡賦同仇，謀復故土，而不容養寇坐大，衣冠文物，長委泥塗者也。然而起視關外，封豕長蛇，荐食不已，白山黑水，既已先亡，冀北熱邊，又復告警，昨日割五城，今日割十城，若決江河，未知所屆，此眞國家罕有之慘象也。嗚呼！誰爲爲之，而至於此！

職掌封疆，有省政府，省府大吏固國家所以寄守土之責者也。一朝變起，不能引決自裁，爲國家保全人格忍辱偷生，斯亦已矣。乃利之所在，不憚婢膝奴顏，改事敵國，師陶穀之草禪詔，學張松之獻地圖，只愛彈冠，而自忘爲貳臣傳中之人物。甚且自殘同類，上書敵人，請其討伐錦州政府，喪心病狂，寧有過此！昔在唐代，河湟淪陷，華夏之民，未幾皆同化於異族，故司空圖有詩云：「漢兒盡作胡兒語，爭向城頭罵漢人」。今趙欣伯之徒，其當之矣！國家遭遇強寇，邊疆喪失，國民死於鋒鏑者，不知幾千百人，死於轉徙者，又不知幾千百人，獨此輩長樂老，人盡可夫，無往而不富貴，以是代表中國之疆吏，國家之顏面，安得不掃地以盡耶！君子讀謙周馮道列傳，不禁失聲長慟也。

國家養兵歲達二百餘萬數，竭人民脂膏，以充軍事費者，亦達數萬萬元。一旦強敵侵凌，起視全國，竟無一兵可用，其能奮不顧身，以血肉當硝烟彈雨而不辭者，只有赤手空拳之義勇軍，而手握兵符之人，只作壁上閒觀，不肯爲一槍一彈之助，豈國防之責，乃在義勇軍，而於將帥無與耶！國民托命在於政府，今外交則無策，軍隊則無用，土崩瓦解，聽其自然。春秋梁亡，公羊傳謂爲魚爛而亡，觀今日政治軍事之現象，眞令人有魚爛之感也。

國家多難，欲喚醒人心，共救危亡，端賴士大夫之提倡。今耆宿名流，於錦州失陷之日，熟視無覩，但聞有伶人出國，鬻藝他邦，則爲之設祖餞之筵，作長夜之飲，金樽檀板，其樂未央，就道之日，驛亭相送，絡繹於途，攝影賦詩，如逢國慶；若夫青年志士，組織有決死隊，鐵血團，慷慨出關，誓赴國難，則未聞大人先生，肯用一餞之筵，肯勞一步之送。嗚乎！『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』同此燕市，風景不殊，而風氣所趨，則古今大異，當年遺歌，竟成絕響，但見華服以送優伶，不見白衣以送死士，古今人不相及，何至是耶！明之末葉，北京既陷，福王由崧，嗣位南京，深宮寂寥，忽然不樂，韓贊周問其故，謂梨園子弟，殊少佳者，是用興悲，一時臣工效尤，競講行樂，春燈謎之曲，燕子箋之劇，遂爲君臣上下，所共流連。故蔣士銓有詩云：『豈有君臣說中興，滿城花月唱春燈，風流却似南渡後，秋草茫茫十一陵。』豈料事隔三百年，而朱明南渡後之景象，又於今復見，士銓之詩

，若不啻兼爲今日而發。昔桓溫謂『中州陸沉；百年丘墟，王夷甫諸人，不得不任其責。』今關東淪陷，幾成墜餉，與優伶同樂而不與死士同憂之士大夫，則亦不得不任其責也。

形勢如斯，然則東北三省，果終無光復之希望乎？是又不然。今政府雖一籌莫展，而國民則猶繼續抵抗也，軍隊雖退縮不前，而義民則猶慷慨請纓也；社會上同仇敵愾之表示，有學生之團體，有工人之團體，有商人之團體，乃至其他種種團體，固猶一致進行，尙未至於停頓也。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，所與立者何？人心而已。人心既未全死，雖陷重圍，終必能於四面楚歌中，殺開一條血路，以底於安全之鄉；道在能集思廣益繼續奮鬥，以尋出生路而已。同人不敏，愧未能執殳前驅，親赴戰陣，然集合同志，以研究補救之法，則匹夫有責，未之敢辭。欲挽回東北之危局，使金甌缺而復完，則所應豫爲研究者，其大端有三。一爲條約問題：東北對日條約，其惡因種自前人，錯旣鑄成，今欲一切抹殺之，當非時勢之所許。然則何者可以承認，何者不能承認，非稽其原委，權其利害，通盤熟計，定一有系統之辦法，則雖有解決之機會，必不能應付裕如，此應事前研究者一也。二爲國債問題：東北對日負債，或由中央借款，或由地方借款，亦皆成自前人，現在當局，可以不任其咎。然負債不還，既無此理，最近數年，概行擱置，授人口實，實爲招禍之媒。今後欲斬斷葛藤，則此等債務，如何償還，償還之款，取諸何地，必通權兼計，定一確實之辦法，始可償清債務，永絕

後來之糾紛，此應事前研究者二也。三為政治問題：日在東北，既有種種勢力，未能排除；則在其勢力未排除之前，日日有接觸之機緣，不可不決定根本上對待之政策。如交通機關之關係，經濟事業之關係，人民雜居之關係，現既未能劃分鴻溝，苟應付無術，非喪失國權，則別滋轉轍。故必統籌全局，確定一貫之方計，與具體之辦法，庶失之東隅者，可期收之桑榆，此應事前研究者三也。從對日方而言之，既有種種問題，解決之方，須為事前之預備。更從對內方而言之，萬一機會已至，領土可以收回，則如何補救瘡痍，如何創新局面，必須有整個的計畫，可以分期舉辦，期於徹始徹終，庶幾相成相濟，萬不能如前此之泄泄沓沓，得過且過也。詩曰：『迨天之未陰雨，徹彼桑土，綱繆牖戶。』今天既以陰雨，而下民亦既侮余矣；第二度之陰雨，猶不為事前之綱繆，苦雨疾風，瞬夕即至，哀此漂搖之牖戶，何以禦之！何以處之！

然而東北版圖，已入虎口，欲奪其篋笱，還我珠璣，此非空言坐論之勞，所能有濟，亦非一手一足之烈，所能成功，斯固夫人而知之也。惟念國家興亡，盡人有責，經此巨創，苟全國人民，懲前毖後，資精衛填海之決心，抱愚公移山之壯志，則壁馬雖爾暫藏外府，江山必可重見主人。同人為此，爰就東北問題，討論補救辦法，研究所得，則分期發表。望關外益熟益深，已陷水火；知古人成一旅，嘗致中興。願與海內賢豪，共商方策，相率中原俊

傑，還我山河。人人存三戶亡秦之心，時時勵九世復仇之志，東北前途，庶有豸乎？

中國與日本清算一筆總賬之時機已至

東北大學
政治教授 趙明高

中日兩國本可並立，相安無事，維持東亞和平，對世界人類幸福爲相當之貢獻；乃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，一戰勝中華，再戰勝強俄，以進攻爲防守之上策。專以武力侵略謀出路。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事變，已證明日本向中日不兩立之途徑猛進。嗚呼！破壞世界和平者日本也，妨礙中國和平統一者日本也，危害中國獨立生存者日本也。不幸日本國民受其軍人派之愚弄，亦欲以武力爲後盾，而謀東北問題（日人稱之爲滿蒙問題）之根本解決。其所謂根本解決者，卽自瀋陽事變之日起，日本在東北不受中國官府之拘束，得自由發展，增長一切勢力，實質上爲軍事之佔領；三五年後，再以滅韓之故技，嗾使不愛中國之中國人請願而正式併入日本帝國之版圖。敢祈吾可愛之中華四五萬萬同胞平心靜氣，閉目默思三分鐘，果欲東北問題作如是之解決乎？中日一切糾紛果能從此化除乎？日本果得志於東北，十年二十年後，將以東北之膏血而攻取華北，而謀取中國南部。日本野心實大；雖然，日本並不足

畏。中國同胞果求一時苟安則已耳；否則，趁此時機，與日本清算一筆總賬。依據孫總理遺囑，內則喚起民衆，絕不與日本往來；外則引起國際間之同情，主持公論，不達到廢除日本對我不平等之條約不止。必日本以平等待我，必日本在華之一切特殊利益根本廢除，而後可謂中日問題之根本解決，而後可達中日並立，兩利乃利之目的。

今後之東北，無論如何不能恢復瀋陽事變前之狀態。或爲日本之東北，至正式併入日本版圖而後已。或爲中國之東北，將日本勢力完全剷除而後已。只此兩途耳。日本軍閥先有動作，遂以武力奪取東北。吾國同胞須有決心，必以實力收回東北。所謂收回東北者，中俄關係仍維現狀，暫置不論；必將整個之東北由日本軍閥之手收回；使今後之東北，以主權領土而論，完全成爲中國人之東北；同時真正實行門戶開放政策，予列國以商務實業機會均等。此僅就東北而言也。中日關係必置之於平等互惠原則上，而後可求其圓滿。必發揮我大中華民族獨立自立大智大勇之精神，以革命外交手段，而達中華民國之自由平等。故中國政府宜本民意，立即照會日本政府爲類似左列之說明：

『中日兩國宜謀永久相安，並立互利之道。中國愛和平，絕無侵略吞併日本之意。日本雖進行大陸政策，亦無成功之望；吞併中國勢不可能；退而奪取中國一部分，亦係中日整個之問題，並無保持之望；徒傷中國人民之感情而已；反使日本孤立不立，是真得不償失也。

中日近數十年來之關係未見圓滿，日本在華利益根本未見鞏固者，乃日本不以平等待中國，不以互惠為中日邦交之原則之所致也。故整理中日關係，解決中日糾紛必自訂立平等互惠條約始。凡日本不許中國在日本境內所獲得之利益，日本亦不得在中國境內享受之。例如日本在華租界須一概交還，日本在華駐兵須一律撤退，日本不得在中國境內經營鐵路及設置郵便，日本人在中國境內必須服從中國法律並不得享受領事裁判權。凡日本在華之政治軍事勢力，特殊利益須一概取消之。

『日本或以此為中國過分無理之要求；實乃至當，遲早必須要求之要求。今日本欲求東北問題之根本解決，而首先破壞國際和平，違犯國際公約並出至愚至劣之武力佔領手段，以鞏固日本在東北之地位。中國為求獨立之生存，認為時不可緩，立求整理中日關係，以解除中日兩國永久之糾紛。夫日本求生存；中國亦求生存。日本欲壓倒中國以保持其强大，反以中日親善中日共存共榮美其名。中國今日對日本之要求，亦正日本數十年前對西洋各國之要求也。國際虛偽政治，必須打破。中國雖弱，尚有圖存之決心。日本此次以武力佔領東北，已證明日本為破壞中國統一和平，危害中國獨立生存之最危險之國家。故中國今日不得不全力以赴，不得不以實力求中國之自由平等。夫中日之同種同文，正如英美之同種同文也。中日為鄰國，正如美坎（坎拿大在美國北）之為隣國也。故中日之關係，必須恢復至英美之關係，

美坎之關係，以平等互惠原則支配之，始得稱之爲圓滿。

『中國對日本之生存，亦極關切。中國無論如何富強，絕不輕視日本，絕不危害日本之生存，絕不併吞日本之國家。日本所計者，目前之小功利也。中國所策者，萬世相安之大道也。訂立互惠平等之條約，日本雖失在華之特殊地位與利益，然能博得中國人之好感，中日之真正親善亦可實現。中日之政治，各求獨立；中日之領土，各求完整；而中日之經濟互利關係，必日見親密，日本對華貿易必日見發達，且可永保其第一位。日本需用中國原料，正可以經濟密切之關係，及國土接近，運費減輕，而本經濟原則，優先取用之。日本人口過剩，亦可向中國境內移民。然來至中國之日僑必須服從中國法律，必須將日本國旗，日本武器，置於日本國內。其欲歸化者，必須根據中國國籍法而入籍。設有中國官民虐待日本在華僑民之事，正可依外交手續而抗議，而要求中國官府嚴加保護。故日本與中國訂立平等互惠之約，其利不專在中國也；日本亦獲至大之利焉。此乃支配近代歐美各文明國間之關係，屢驗而屢效者也。中日兩國曷不一試嘗之。』

『總之，日本以軍事政治之力而侵略中國，用以解決其人口食糧原料諸問題，反不能如願以償。如日本能翻然改圖，與中國訂立平等互惠條約；將見日本之人才，日本之資本，日本之本之商品，可向中國湧流；中國之危料，日本能取得之。中國之好感，日本能博得之。中

本之商品，可向中國湧流；中國之原料，日本能取得之。中日並立，實行攜手，東亞和平，始能維持；黃種地位，始能保存。深望日本政府與國民，以冷靜之腦筋，為理性之研究，絕不可以愛國而誤國。中國已具最後之決心，要求日本以平等待中國，並本互惠之原則，而訂平等之約。如日本不容納此種正當要求，中國絕不與日本通往來，必為長期繼續之奮鬥，且出全力實力以求達到此平等自由之目的。此種狀態演成後，中國雖一時蒙重大損失與犧牲，然終有最後之代價與勝利。恐在此期間日本勢將不支，經濟財政困窘，民生民食維艱，國內思想或有變遷，政治或有變化，彼時日本只有退而為二三等國以圖存與滅亡之兩途耳。更何言乎强大。日本政府與人民其熟計之。』

予日本此類之照會，坦白直陳，示我之最後決心，示彼以真正利害。此文明獨立國家所應有之表示，所應採之步驟也。

中國對日本既發此照會，出此要求；同時運用外交，通告世界列國；表明我中國有收回東北，整理中日關係之決心，並歡迎各國對華投資，開發中國富源；對世界人類幸福，為相當之貢獻；並本諸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，以增進中外之友誼及經濟之關係，用以引起列國之同情。如日本容納中國之要求，即以國際資本贖回南滿鐵路及其附屬營業，絕不使日本經濟利益獨受損失。如日本不容納中國之要求，中國必與之斷絕往來，為長期之奮鬥。斯時中

國對其他列國宜取絕對友誼態度以保護其在華之僑民及利益。如西洋各國將來對我能夠實力上之援助，此我之所願也；縱各國不肯助我，最低限度亦須使日本處於孤立之地位，此我對其他各國所應採之外交策略也。

夫要求日本與我訂平等互惠之約，乃我中華民族應有之表示。爭國家之自由及國際之平等，乃我同胞應具之決心。日本國策在使中國永不和平統一，以免爲日本之勁敵；而日在華有租界，有駐兵，有種種特別利益，皆足以破壞中國之和平與統一。故日本在華禍根不除，中日關係永無圓滿之望。況日本自瀋陽事變後，已向中日不並立之途徑猛進；此時不與日本清算一筆總賬，尙枝枝節節與之權衡輕重，計較長短，將使日本先得佔領東北之實利；假以時日，更進而以侵略東北之方法而侵略華北矣，而侵略中國南部矣。此乃中國人最後之機會，亦即中國人唯一之機會以整個之中國而與日本對抗。日本不容納吾國要求之日，即吾國與日本斷絕往來之時。外則努力宣傳，用以引起國際間之同情；內則表現團結實力，以爲長期繼續之鬥奮，以求最後之勝利。或曰：「日本今日武力，強不可侮；中國此時不可爲孤注之一擲以斷國脈，圖恢復東北一隅之地而反喪失全土，或因戰敗之結果而再割地賠款，智者所不取也。爲今之計，只容忍一時，以固國本；本越王句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旨以圖雪恥復仇，同時講求外交之道，使列國助我，斯乃計之得者。」予曰不然。中國以二十年之時日

，以數十萬萬金錢，養兵數百萬，一旦外寇深入，尙無充分準備爲正式之抵抗。試問今後中國果有此財力以養此多數之兵乎；養此多數之兵果能禦如日本之強之外侮乎？證以中國養兵二十年之歷史，恐無人敢爲十分肯定之答復。此徒以軍事眼光而論收回東北抵抗日本之非是也。純以陸海空軍之武力而敵抗日本，恐十年二十年之內中國尙不足以語此也。今日之抗日與來日之抗日，皆須吾同胞具犧牲之決心，經若干之困難而始能獲最後之勝利。若中國人民只知依賴政府，中國只知依賴外國，今日不能抗日，來日亦不能抗日也。收回領土主權既爲大中華民族遲早所必達到之目的；則吾現存之四五萬萬同胞不能打破困難，立時犧牲，將來吾等之子孫亦必須經過同一或加倍之困難，與犧牲，而始能達到此目的。此就責任而論抗日宜自今日始也。專以武力對抗日本，雖非上策。然吾國既有數百萬之兵，即宜於此時先請軍人盡抵禦外侮之天職。想亦吾武裝同胞所樂爲也。每年以五十萬之軍隊而與日本在東北之軍隊作戰，我犧牲五十萬軍隊之生命，至少亦可換取日本十萬軍隊之生命。如是則中國以武力可與日本對抗四五年。在東北之三千萬同胞，見內地同胞有收回東北之決心與動作，亦必能就地響應，擾亂日本軍隊之後方，並可使日本於此四五年內在東北無經營建設之可言。日本爭奪東北，既未得其利，反先受其害；同時除武力之外，再以全中國人民之實力，爲嚴密之組織，作長期抵制日貨運動，絕不與日本通往來，絕不使日本在東北得安然從事於建設，是

使日本永受其害也。必中國先犧牲，使西洋各國知中華民族有求自由平等之精神與表示，則西洋各國或能與中國表同情而為實力之援助。若然，則日本必失敗也明矣。曠日持久，日本軍閥終有悔禍之日，日本國民必有覺悟之時。必日本以誠意與我訂立平等互惠之約而始與之通往來。

嗚呼！日本早蓄吞我之志，今已公然開始猛進矣。吾同胞其猛醒乎？求苟安於一時，終不免於禍害。誰無父母，誰無子孫；何忍先人之業，自我而失；何忍後人之路自我而絕。救中國救自己惟有自今日起。抗強敵，禦外侮，惟有自今日起。必須日本在東北之勢力完全剷除，而後可謂之為真正收回東北，而後可謂之與我訂平等互惠之約，而後可使中日相安並立。瀋陽事變後，吾同胞已蒙重大之損失。與日本算一筆總賑之時機已至矣。請同胞再為最大之努力，如肯為最大之犧牲，自可取得我大中華民族之自由平等與獨立之代價。吾同胞其興起乎！

敬告日本教育家及實業家

東北大學教職員全體

中日同立國於東亞，處唇齒相依之勢，相友則可共底於盛強，相仇則必共趨於衰弱，兩

國之關係，我中國民族，固自三十年前，即懷抱此種見解也。故甲午之役，貴國雖攫我賠款，割我台灣，然國交恢復之後，我國民爲東亞大局起見，仍持親善之旨，與貴國維持友愛之邦交。計自光緒二十四年，以至民國三年，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等名詞，成爲兩國交際之慣用語。我國人因親愛貴國之故，當光緒末年，赴貴國游歷考察者，相望於途，往來不絕，而留學之多，尤爲各國冠，當最盛時，僅東京一隅，已有我國留學生二萬餘人，當時我國出版物，盛稱貴國風俗治化之美者，不可勝數，親善之誼，可見一斑。而中日貿易之額，亦日見增加。且貴國名士，與我國名士，有親切交情者，尤不可勝數，中等人士，姑且勿論，今貴國首相犬養毅，當前清之季，與我國名士，如革命派之孫黃，立憲派之康梁，皆有相當之交情，甚且文字酬唱，形諸詩歌，雜誌新聞，時載其事，而我國當時，政治機關，恒聘貴國人爲顧問，學校講席，則聘貴國人爲教師，親熱之情，隨處流露。及民國成立，依然本此方針，最初之南京政府，即聘貴國顧問若干人，副島義一博士，尤爲我國所信仰。及南北統一，北京政府，仍聘貴國人爲顧問，思借助於他山，法制顧問，如有賀博士，軍事顧問，如阪西中將，我國政學兩界，對之皆敬禮有加。故就以往之邦交而論，除遇貴國軍閥以武力逼壓之短期外，我國人對於貴國，固常本親善之旨，以蕲黃種之團結，而保東亞之和平也。

不料貴國軍閥，爲逞其個人之野心，常謀破壞此種親善之關係。去歲九月十八夜，突發